



柳金刀和他的妻子

鄭秉謙 著



新文藝出版社



鄭 秉 謙

柳金刀和他的妻子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• 1956 •

柳金刀和他的妻子

鄭秉謙 著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

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號 923

開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3 15/16 字數 79,000

→九五六年二月第一版

→九五六年二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43,000 定價(6) 0.35 元

目次

柳金刀和他的妻子	1
金發老漢	15
海灘上的脚印	26
她從麋鹿島回來	47
軍事秘密	66
“觀音暴”	76
青年樓上的風波	90
後記	122

柳金刀和他的妻子

爲了檢查民兵的對敵鬥爭工作，我第二次到東沙島去。

它和敵人盤踞的長蛇島只有一水之隔。漁民們說過，在天晴風靜的時候，這個小島上甚至聽得見敵人的“精神訓話”。

這是清明時節，春雨迷迷濛濛地飄着。曲折的山路旁邊，開着一叢叢映山紅，透過雨霧，彷彿是一簇簇的紅旗，隱約地在遠處向我招引着。我想起那強悍的民兵，烏黑的槍筒；我想起那新造的漁船，晒滿山坡的漁網……而在這一切之上，以特別清晰的姿態在我面前浮現的，是漁民柳金刀和他的妻子。

路上有不少掃墓的人，他們都要在這清明時節到親人的墓上去看看。不用說，他們的心難免是沉重的。可是這時我心裏却是興奮的，特別當那一片籠罩着一層白霧的海水出現在我眼前的時候。從這裏，從這個半島的尖端，搭上小風船，如果碰上順風順水，只要一個鐘頭就好到我所要去的東沙島了。

我加快了脚步，正要到渡口的時候，突然看見路邊有三個水泥澆成的新坟，墓碑上刻着紅字，閃耀着異樣的光芒。我彎進去看了一看，坟前整齊齊擺着好幾束新鮮的映山紅，顯然

是剛有人來祭掃過。我急忙看那石碑：第一塊，第二塊……我推開兩帽，右手自然而然地把軍帽脫下來——這是作戰犧牲的戰士們！眼睛再看過去，第三塊墓碑上，三個大字突然映入我的眼簾：“柳金刀”！我吃了一驚，拂去睫毛上掛着的小雨珠，再看，一點不錯，右上方還鐫着一行小字：“東沙島民兵隊長”。

這是怎麼回事？真太突然了。對着前面的大海，我好像失去了知覺。大海裏，潮水帶着唢哨，沖擊着海岸，一聲又一聲，永無靜止。我忘了我是怎樣離開烈士們的墓地，怎樣跳進小風船的。只有當髮上的雨珠滴到火熱的胸脯上時，我才驚醒一下，但隨着又沉入回憶裏去了。

去年夏天，爲了同樣的目的，我來過東沙島。我和柳金刀就是在那時候結識的。

那時天氣很熱，我在艙裏悶得滿身大汗，上岸後，就在埠頭一個小棚子裏坐下來涼涼。棚子裏已經有幾個人，一個四十歲光景的漁民向幾個孩子在講着什麼。

“……這就是‘魚差’，海龍王差牠給我送魚來的。——牠有小山那麼大，背上還會噴水……”

“是鯨魚吧？”我忍不住插進去。

他猛然住了口，發覺我在用心聽着，不好意思地笑笑：“和小孩子講白相，”接着又問：“你同志是過路的吧？”

他聽說我是找鄉人民政府來的，正要站起來說什麼，却又被孩子們拉下了：“金刀叔，再講個什麼！”

於是，他又講開了：“長蛇島過東，有一個黑水洋，這個洋裏廂有‘水和尙’，披着黑袈裟，敲着小叮嚕，‘叮得’‘叮得’在

浪頭上走來走去。有一次，土匪的砲艇向他打了一槍，洋裏就竄出很多‘水和尙’，把砲艇拖到海底去啦……”

話沒講完，就淹沒在孩子們的哄笑聲裏去了，我也不禁隨着笑起來。他掙脫孩子們的手臂，站起來，把到鄉裏去的路，詳詳細細地指給我。

到了鄉裏後，我向鄉長隨便問起這個人。鄉長說：

“這就是這個島的民兵隊長，頂喜歡小孩子了。”接着他就向我詳細介紹柳金刀這個人，因為他是漁民對敵鬥爭中的骨幹。話沒講完，突然外面傳進來一個婦女的嚎哭聲，還夾着一個在勸解的婦女的聲音。鄉長說：

“呸，勸人的那個就是他老婆，叫劉阿娥，是‘對男人鬥爭’中的骨幹。”他看見我疑惑的面容，笑着解釋道：“她是鄉婦女主任，平日常幫婦女向欺侮她們的男人講理。有些漁民開玩笑，就說她‘向男人鬥爭’。”

鄉長和我跑出去。一個四十歲上下的女人，胖胖的，正在好聲好氣地勸那個呼天喊地的婦女：“……哭，用不着的。男人找你相罵，看不起你，不為是你的前世對頭，是為他有封建思想，是為你自家在勞動上、在工作上沒和他平等。你看看我和金刀——過去，他嫌我不生孩子，常打我罵我。解放大軍來了後，好啦，他當他的生產隊長，我當我的加工組長；他當他的民兵隊長，我當我的婦女主任。兩人一次也沒吵過，安穩穩過日子。男女平等了，才能不相罵呵！……”

那個女人的哭聲慢慢低下來。鄉長笑着和我說：

“她自家的實例——她的法寶！”

第二天，我到他們家裏去。柳金刀到村裏檢查下海的準

備工作去了，只劉阿娥在家。她正和一個十七、八歲的小伙子在簷下補網。按照漁家的習慣，她把我護進她的臥室裏去。海島漁家的臥室，一般都收拾得比較清潔和漂亮。我就在一隻冷着的火櫥^①上坐下來，正對着他們的床鋪。床上似乎有些特別：最裏面，橫躺着一支烏黑的槍；另一隻角上則一連疊着四個綉花枕頭，最上面的那個綉着一條大魚，兩個娃娃抬着牠。我知道，這一定是劉阿娥的手藝——漁家婦女都做得一手好女紅，往往能用五彩的絲綫綉出她們心裏的希望。這時我想起了他們沒有孩子的事。我問：

“門口那個後生——？”

“是我的小叔，金刀的阿弟。從小我撫養大的，如今也是罟魚的好手啦！”她的臉上浮起一片慈愛，雙手輕輕地拍着蓆子，彷彿在撫拍着孩子似的。

不久，柳金刀回來了，正是昨天埠頭上講故事的那個人。他驟然看見我，似乎有些僵，大概是想起昨天講故事的事來了。但不多一會，就很自然地開始和我研究怎樣整頓民兵組織、加強對敵鬥爭的事來。

我們的結識就這麼開始；同時也就在漁業生產合作社出海捕雜魚和海蜇的期間，開始了加強全島民兵力量的工作。我常常隨着柳金刀的漁隊出海，但一個多月敵人始終沒敢出來。當我將要離開東沙島時，社裏却出了一件事：漁民中有人傷了性命。那不是在與敵人戰鬥中，而是在與風暴的戰鬥中犧牲的。那次我恰好因為要做一些臨走前的準備工作，沒有下海。

① 火櫥：如北方的火炕。但這是用木做的，下澆炭火。

當風暴突然起來時，我們都聚集在埠頭上向大海瞭望。漁船陸續回來了：一隻，二隻……但柳金刀那隻船却總不見回來。劉阿娥噙着淚，向已回來的漁船打聽它的下落——在它上面，有她親愛的丈夫和像兒子一樣的小叔。

正當大家幾乎失去一切希望時，一隻船從白茫茫的雨霧中冒出頂來。毫無疑問，那是柳金刀的船。大家透了一口氣，心裏一塊石頭落了地。

第一個跳出船來的是柳金刀，肥大的龍袴^①在風裏飄得括括地響，倒揹着槍，面上流着雨水。劉阿娥迎上去，但他搭拉着頭從她身邊走過，彷彿沒見她這個人似的，一直向家裏那個方向走去了。

一定發生了什麼意外！原來是他的弟弟被浪掀下海去了。當風暴來時，他弟弟搶上船頭，想把風帆扯下來。這時，船一側，風一颳，他立身不住，滾下海去。“救命！”年輕的臉好不容易從波浪裏鑽出來，一下子又不見了。船老大亂了眼神，漁民們慌了手脚——救呢不救？不救，一個人的性命，這麼好的青年，太忍心了！救，船停下來就要倒翻，就要葬送一船人的性命！船老大的眼光求救似地看着生產隊長——柳金刀。金刀鐵青着臉，下了狠心：“往直開！”

劉阿娥聽到這裏，哇的一聲哭了起來，罵她的丈夫是“狗吃了良心”的，轉身向他就追。漁民們把她拖回涼棚裏，她掙扎着大哭起來。

我急忙冒雨去找柳金刀，在他的床上，我找到了他。他臉

① 龍袴：漁民下海時穿的燈籠褲。

色蒼白，雙眼盯着床頂，身上的水把整張床都滲得濕淋淋的。

我冒冒失失地問他爲啥不救他嫡親的弟弟。他說：

“我是生產隊長，我不能放着一船人的性命不要——這是合作社頂寶貴的財產！”接着，似乎是因爲得不到我的諒解而生氣似的，他轉過臉向着床裏面去了。

我心裏在想：這個人的心腸好像太硬……

這時暴風雨已經過去，天地間一片寂靜。我突然聽見一陣陣啜泣的聲音，那是柳金刀。他面朝着床裏，雙肩急遽地在抽搐。我不由地想起我們第一次會面，他對孩子們那種慈愛的神情。不，我剛才想錯了，他心底是無限熱愛他的弟弟的。他是對的！

第二天，本來我是要走的，但爲了給犧牲者在社內開個追悼會，我又留下來。會上，柳金刀和劉阿娥相偎坐着，一聲不響，彷彿意外的打擊使他們更親近了。顯然地，他們對這件事已經取得諒解。我在會上提醒大家今後更要注意與惡劣天氣、與蔣賊軍作鬥爭，不白白地犧牲一個人，因爲人，“是合作社頂寶貴的財產”——我無意中用了柳金刀這句話，他抬起悲痛的眼睛向我感激地看着。

第三天一早，我要走了。柳金刀揹着一支長槍，向我腰裏看看，說：“碰上土匪，這小手槍不頂用呵。”他堅持要送我過海。那天恰好是順風，他扯起風帆，小船就側着身子，颼颼地向前飛馳了。他把着舵，眼睛堅定地看着前方，但嘴裏却不住講着話。起先講他阿弟從小怎樣可愛，大來又是怎樣一個好把手。語調是沉痛的，我努力把他的話頭扯開去，我問他：

“你說的‘水和尚’和‘魚差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呀？”

他訕訕地說：“你還記得它？不瞞你說，如今，我把它當故事講；過去，我却是把它當真呢。我想罟魚嘛，總是靠運氣的。運氣好，風浪越大，罟得越多，什麼都逢凶化吉。運氣不好，無風無雨，漫湧^①也要把網撕去；大風大浪，命也要送掉。如今我想法不同了。罟不到魚淹死人，總是我們沒有組織好。要是用科學，用漁輪，阿弟這次也不會出事了。真正送魚來的‘魚差’，不是鯨魚，而是互助合作運動；它不是海龍王派來的，而是毛主席給我們安排好的。”他停了一停又說：“再說‘水和尙’——呸，這就是，”他指指自己的身體，自己的槍：“只有我們——人，才能把土匪拖到海裏去……”

他講得那麼流利，我想他一定時常這樣向漁民們講的。

這時船快到了，他落了風篷，說：

“再過十年，你來！我保證‘東沙島集體漁莊’用小漁輪來接你，我自己開來！”說着就到船頭下了錨。

我完全相信他的話，因為說這樣的話的是他這樣的人！因為支持着他說這樣的話的，是我們偉大的黨！

可是，現在呢，我沉痛地想：我永遠也看不見他了，永遠也看不見揸着烏黑的三八槍的柳金刀同志了。雖然，只要我不離開這首先看見日出的東海岸，我一定會看到這裏的集體漁場和它的漁輪；可是，我却永遠不要想在漁輪的駕駛室裏，看到那兩眼堅定地遠矚前方的柳金刀同志了。現在，我只能看見他發光的坟墓。呵，他究竟是怎樣犧牲的呢？

① 漫湧：海裏有時會無風起浪，漁民稱之為漫湧。

小風船載着我向東沙島前進，愈靠近這個島，我的回憶與悲痛，也就愈加深沉。

我跳上岸，清明時節的細雨，一陣陣地飄到我的臉上，這才使我從回憶與悲痛中醒轉來。

我走近柳金刀的屋子，半年不見，屋子還是老樣子，只不過在細雨中顯得有些模糊而已。我幾乎要習慣地喊起他的名字來。但我終於沒有喊，只輕輕地叫了兩聲“劉阿娥”。沒有答應，小門上着鎖。倒是旁邊那座屋子裏有人回答：“到社裏辦公去啦，燒夜飯時才能回來。”

我就先到鄉人民政府去。在那裏，我知道了柳金刀同志是怎樣光榮地犧牲的；並且知道我上午看見的那個坟是“衣冠塚”，裏面並未埋着他的忠骸。

就在去年除夕，蔣賊軍想趁我們部隊和漁民歡度春節的機會，來討點便宜。兩隻登陸艇在棺材灣靠岸了，駐島的偵察員和民兵們，立刻一面通知駐在半島上的部隊，一面就在灘頭展開阻擊戰，一直堅持到東方發亮。懦怯而凶殘的敵人發現我們的人數不多，並且我們的槍大多是單響的，就衝進海塘來。正好這時半島上的連隊趕到了，我們就展開了有力的反擊。敵人一聽見五〇式衝鋒槍響，就向灘頭滾回去。剛才退到兩側山上去的我方偵察員與民兵，馬上從側面插過來，封住了灘頭。民兵們幾乎是歡躍地向敵人跑去，彷彿敵人退却時的槍彈不會打到人似的。這時跑在最前面的，就是我們的民兵隊長柳金刀。他很快地追近了一個躬着腰在跑的敵人。他開了一槍，沒有響，是卡住了；又喊“繳槍不殺”，但那個敵人仍在跑。柳金刀火了，三腳兩步衝了上去，把自己的槍往旁邊一

丟，從後面把那個嚇昏了的敵人攔腰抱住，摔在地上，搶了他的湯姆式衝鋒槍。他就用這支從來沒有使過的槍，一共捉了九個俘虜。當他把俘虜交給連裏時，有幾個俘虜還向他瞅了瞅，彷彿就不相信他們竟是被這麼一個穿便衣的“黑炭佬”捉來似的。

砲火突然在兩側山後響起來，這是敵人在龍頭灣與馬背灣登陸了，這兩個灣就在棺材灣的左右。連長命令部隊和民兵往後撤，佔領灣後的山頭。在敵人集中的火力下——事後知道，敵人這次進攻三個灣的艦艇，竟達七艘之多，——連長眼看同志們接二連三地流血，他眼睛發紅，心頭火起，正在這時候，我們的主力部隊和海軍到了。可是，也就在這個時候，民兵們發覺，他們的隊長不見了。什麼時候不見的，竟沒有人知道。

一個月之後，對面長蛇島上一個匪軍抱着竹槓子，浮水到東沙島來向我軍投降。從他口裏，才知道了柳金刀的下落。原來那次當我們與敵人搶奪山頭時，柳金刀留在後面做掩護，不幸受了重傷，在衝鋒槍子彈打完後，被敵人捉住了。

他昏迷地躺在敵船的甲板上，敵人認為對他不須再加細綁。一個匪軍的軍官光着頭，他的帽子已不知掉在東沙島的海灘上或哪個草叢裏了，他踢了踢柳金刀的背脊，拉長着臉：

“總算俘擄了一個，黑魚的黑炭頭，受騙的——他媽的，在他身上撈一把，可以利用呵……”說着他向周圍的人狠狠地瞅了一眼：“嗯——？”

匪船毫無生氣地向大海中開去，昏頭昏腦的土匪們，突然聽見一聲嘶啞的呼聲：

“共產黨——萬歲！”

柳金刀同志突然縱身而起，撲向敵人的軍官。他要在自己生命終止的前一刻再拚掉一個敵人，他狠狠地剋住敵人的喉頭，和敵人一起栽到海裏去。只聽得“咚”地一聲，土匪們對着海浪完全楞住了。

一塊塊的血跡，從柳金刀躺過的地方，雜亂地拖到船舷邊。柳金刀同志就這樣用他的鮮血，用他對黨的忠誠，走完他一生最後的道路——這是一條短促的但却是無比光輝的道路。

這一次戰鬥，我們以三個同志的生命，換取了兩百多土匪和三艘匪船的滅亡。部隊與羣衆，在半島尖端人來人往的地方，爲三位烈士立了坟墓。從那個地方，可以清楚地看見烈士們以生命保衛過的東沙島。但是在柳金刀的墓裏，只埋着他生前參加全縣漁民代表會議時做的一套藍制服，他的忠骸却永遠埋在他所熱愛的大海裏了——這個大海，他曾幻想過裏面有能給漁民送魚來的“魚差”，有能沉沒敵艦的“水和尙”；他活着是爲了從這個大海裏索取豐富的寶藏，死去是爲了保衛這片擁有豐富寶藏的大海！

聽了柳金刀的壯烈犧牲的經過後，我覺得我不能不馬上去看劉阿娥。下午四點鐘，快要燒晚飯的時候，我到她家去了。跨進門檻，灶堂裏迷漫着煙霧，對面幾乎看不見人。劉阿娥却看出是我，驚喜地叫了一聲。

“金刀，他……”她想說又沒有說下去。

我難過地把手一擺，她就不說下去了。

她到灶口把柴攔好後，在床沿上坐下來，把除夕的情況一五一十地講給我聽。

除夕的前半夜，爲了動員社員們年初二就下海捕魚，合作社管理委員會在開會。會後，他們夫妻倆摸黑回來。風很大，聽着那聲音就彷彿是海潮凌空捲到島上來似的。柳金刀抬起頭來看看星空，說：“後天一定是個好天！”

劉阿娥也抬頭看看，一股冷風從領口裏鑽進去。在青黑色的天空上，星星彷彿在抖動。風裏還夾帶着野鵝^①淒厲的叫聲。她覺得這個情景似乎很熟悉。

“哎！”她到現在還不習慣當面叫她丈夫的名字，“國民黨部隊逃到島上來那年，過年三十夜，記得吧？”

怎麼會記不得呢？說不定柳金刀也正在想呢。但他只說：“想它做啥？”語氣裏有些負疚似的。

怎麼能不想呢？五年前的那個三十夜，他們的年夜飯是一頓純薯乾^②。她捧出碗來，柳金刀坐在火櫬上沉着臉。她叫他吃，他不理。她把碗送他面前，他一推，一不小心把一碗濕漉漉的純薯乾倒在被子上了。他就跳起來打了她一頓。國民黨的鄉長叫人把他們帶去，說他們擾亂了地方上的安寧，不吉利，要柳金刀承認挑一担小黃魚給他“給地方上消災”，才放他倆回來。回來時，也和今晚一樣，一前一後地走着，但那時是一個在前面咒罵，一個踉踉蹌蹌地跟在後面流淚。

那時他們的命運受人播弄，而今夜，他們却剛剛爲全村男男女女的幸福日子做了安排。可能柳金刀也想到這一點，他退後一步攙住劉阿娥的手臂。劉阿娥心裏熱熱的，但是她捧

① 野鵝：雁。

② 純薯乾：單純是番薯絲乾，不和米。

開了手：

“死樣，老都老啦，別人看見不難爲情！”

柳金刀哈哈大笑，拉了她的手，幾乎是把她提着似地跑回家來。臥室裏迷漫着溫暖寧靜的氣氛，桌子上，紅色的燈花一朶一朶地爆裂、飄落……

這時門外突然響起急促的脚步聲：

“金刀哥，土匪在……棺材灣上來……”

脚步聲又急急地向鄉人民政府那邊響過去了。

柳金刀一骨碌從床上坐起來，拿起槍，把子彈推上膛，向立起身來的劉阿娥說：

“快，你去把担架隊、看護隊帶出來！”說着就竄出門去，劉阿娥也跟着出來。隨着他們的脚步聲，整個村莊從幸福的沉隱中驚醒了。

從此以後，她就永遠看不見她的金刀了。劉阿娥說到這裏，突然用手在眼睛前揮了一揮，好像在趕走一個什麼看不見的東西：

“死骨頭，怎麼烟得這樣厲害！”她向灶堂裏看了一眼，接着就轉過身子去，從床頭抽出一包什麼東西，並且，悄悄地用手在眼睛旁擦了擦。她抖開來，那是一張黃表紙，已經摺得破舊了，有的地方已有了洞洞。我看見上面寫着歪歪斜斜的字：

我魚以(願意)爲共產主義分(奮)鬥到底，即(積)極成立集體魚(漁)場。不知支部要不要我參加黨員，西網(希望)能够參加。

柳

我拿着紙頭的手不自覺地抖了一抖，這是柳金刀自己寫的入黨申請書。上面連他自己的名字也沒有寫完，大概寫時

被什麼事打斷了。這張紙，是在他犧牲以後，劉阿娥從抽屜裏發現的。她憑着幾個新學的字，也看懂了一點，就把它交給支部，支部把這情況報告上級黨委。不久，三個烈士的墓造好的時候，支部宣佈追認柳金刀同志爲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。劉阿娥從我手裏接過這張紙，小心地包好，她說：

“這是我從支部要回來的，看見這張紙頭，就好像看見他一樣。”

我還有什麼話好說呢？我低頭摸弄着自己的子彈帶，說：

“阿娥嫂！我們努力工作，早一天趕走土匪，早一天用漁輪、辦漁場，這就和他活着一樣！再說，你也要爭取入黨，才對得住金刀呵！”

“誰說不是呢？……”她說了半句，就遲疑地不說了，但嘴巴還動了幾下，一定有要緊的話沒有說完。她藉口看看飯燒焦了沒有，跑出去了。

話雖是這麼說，可是我也不禁爲她難過。原來住着三個人的房子，現在只孤零零地住着一個人。這時我看見她床上枕頭又多了一個，可是上面却不綉兩個娃娃抬着一條魚的花樣了，那上面綉的是鮮紅的、好像還滴着露珠的“月月紅”。我想：難道這不幸的事件反而使她不想望孩子了嗎？

劉阿娥走進來，見我看得出神，她好像猜中我的心思似地說：

“老花樣不好看。年輕時終日想有個兒子，拚命綉它。現在也想開了，社裏那些孩子，我咋講他們咋做，不和自家兒子一樣？解放前，親生兒子也沒有這樣好呵！”她眼光回到新枕頭上：“這個花樣嘛，意思不錯。‘月月紅’一年開到頭，那朵落